



# 沙海里的绿浪

王占义

策性支持主导、企业产业化投资、农牧民市场化参与、技术持续创新和生态成果共建共享”。这段话让我颇感喜悦，因为我发现“库布其模式”在原先的“四轮驱动”上增加了一个“生态成果共建共享”。这说明库布其生态治沙，是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地总结提炼和丰富完善着其内涵精神，并没有一成不变地死守“功劳簿”，在已有的阐述中“画地为牢”，而是在时代要求的召唤下，不断地锐意创新，以实践经验来反哺治沙模式，让其不断发展完善。这是一条艰辛的创业之路，也是一条求新求变的理论探索之路。这条路上，库布其人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，也收获了大自然无可比拟的“绿富同兴”的恩惠。我心悦然，为别离多时的库布其有这样突飞猛进的变化而激情涌动，眼前一拂而过的绿植，似乎张开了臂膀向我扑来，要给我一个结实的拥抱。



赵兴旺已在光伏治沙展厅前迎接我们了。赵兴旺是一位70后，圆脸大眼，朴实宽厚，他带我们登上了“光伏+”治沙综合项目瞭望台。站在瞭望台上，放眼四望，高大的樟子松林与灌木丛连成了绿色林海，起伏于沙丘之上。沙丘成为林海中明黄色的点缀，其间10万亩光伏板在阳光下浮动耀眼的蓝波。这是库布其治沙的又一种诗意呈现。一排排蓝色的光伏板，迎着阳光静静地横卧在钢柱支架上，远远可见蓝板上之竖立着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大字，表达着库布其人“治沙播绿，绿富同兴”的信心和激情。

猛得巨象，霎时间就来到眼前。在沙海里面行走，必须把自己包裹成“粽子”才能应对风沙的突变。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起风了，沙子就飞扬起来，刮得天昏地暗，让人无法忍受。像眼前沙丘上这么多绿色，以前真都不敢想象。库布其人深受沙害之苦，治沙成为沙区群众的共同梦想。200多支民工联队，在治沙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植树方法，发明了诸如“微植树法”“削峰填谷风向数据植树法”“甘草平移治沙技术”等众多植树治沙方法。如今，库布其的治沙技术延续着“遵循沙漠生态自然规律”的逻辑，在种质资源、生物肥料、生态绿化、产业开发等多方向持续创新，形成各种完备的生态发展体系和治沙兴业策略。

李挺非常健谈，一路驾车一路不停地倾吐着他对库布其的感情。

2014年大学毕业后，李挺作为一名测绘员加入了一家治沙环保企业，投入库布其治沙事业中。很多治沙项目的前期工作都需要以测绘数据为基础，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环节。回想那些年，他们在无边的沙海中进行测绘工作，一走一整天，甚至是连续多天都会待在沙漠里。带的水和干粮消耗光了，没有给养补充，人就得挨饿、口渴，还得忍受30多摄氏度的高温。这种艰苦的工作环境，一般人根本无法忍受。李挺说，当年和他一起参加工作的年轻人，留下来坚持测绘工作的现在只有他一个，其他人都去大城市寻找自己新的生活目标了。

那你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呢？难道你不惧沙漠的艰苦环境吗？我问李挺。

李挺说，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库布其人，天然地就深爱这片沙漠，也因为父亲的治沙梦想，这才坚持下来了。李挺徒步完成了库布其沙漠治理工程240余万亩面积的基础资料和可靠依据。他也是所在企业里最早掌握无人机测绘技术的工程师，从一名测绘员一步步成长为治沙技术主管。李挺不仅走遍库布其沙漠，还考察踏访了乌兰布和沙漠、阿拉善沙漠、腾格里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，完成100多万亩沙地的测绘工作。

李挺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生活，他一个人留在沙漠，聚少离多，生活多有不便。但一看到眼前的这片沙海绿洲，他的心情就不一样了，什么烦恼都会忘掉。他知道，自己的奋斗已经完全融于治沙事业中了，库布其已经成为他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## 二

在一个“光伏+”综合产业示范园里，李挺把车停了下来，他的同事、治沙多年的

走出光伏蓝海的中间走廊，我们看到了鸡、鸭、鹅等家禽正悠闲地在绿草中觅食。新建成的钢丝围栏，闪着明亮的光泽。在光伏蓝板下走了一个来回，我们深深感受到，“库布其模式”正在创造着敢为人先的业绩。

走出光伏蓝海走廊，我回头发现右侧的蓝板随着太阳光在自动旋转。赵兴旺说，这是新开发的追光蓝板，这种蓝板如向日葵一般，始终追着太阳光旋转，增加了光照时间和受光面积，发电量自然就提高了。经过解释，我豁然开朗了，原来这里的“黑科技”还真不少。

返回前，我们与赵兴旺告别。天空飘浮的云朵如丝绵般轻柔舒展，如骏马般自由奔驰。库布其在黄蓝绿的交织中，宛如一幅缤纷的画卷。

## 三

库布其的柠条、花棒、羊柴3种比较常见的灌木正在花期，沙丘绿谷点缀着粉色、黄色的小花。

李挺说，柠条花期即将过去，花棒、羊柴花期正当其时。因干旱缺水的自然条件，库布其的花草都较小。过去这些地方都是满地黄沙，沙丘移动起来像一头凶

车上沙峰绿谷，我们下了车。这是一处刻意留下的沙丘，高约50米，海拔1074米。这个名字取“风削沙峰，林添绿谷”之意，为库布其治沙留下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标志性沙台，也是库布其沙海瞭望台。沙峰下，有石阶梯通向峰顶，沿途种满了各种乔木、灌木和草本植物，混生一处，形成独具特色的生态群落。乔木有樟子松、梭梭、胡杨、云杉、山桃、杨树、祁连圆柏等；灌木有沙柳、柠条、沙棘、羊柴、花棒、四翅滨藜等，还有两种沙漠中稀有的常绿灌木沙冬青（阔叶）与沙地柏（针叶）；草本植物有甘草、黄芪、苦豆子、肉苁蓉等。这些绿植高低错落，互为依赖，深深扎根于沙地之中，演绎生命倔强生长的奇观。

登上沙峰，站立丘顶，放眼望去，库布其绿海尽收眼底。四面极其空旷，漫野的沙柳、梭梭、柠条、樟子松等乔灌木往远处铺展，绿色如海，随着沙丘起伏而呈现浪涌波翻的奇境。天地一片苍茫；沙丘的黄与植被的绿混搭间杂，远望如无边绿锦勾勒了金色的条纹。近处沙柳环绕瞭望台，羊柴、柠条等众多灌木藏身沙谷，锁住沙龙飞扬。风削平了沙丘顶部，沙子随之落入谷底，沙谷逐渐被填满，沙海逐渐平坦起来，因此沙子流动性大大减弱，为飞播造林提供了便利条件。

走下沙峰绿谷，李挺发现路边有枯萎的梭梭，于是蹲下身子仔细观察梭梭的根叶，研究着枯萎的原因。我不明就里，以为他怕枯萎的梭梭不太美观，要拔除它。经过李挺解释，我才知道这一棵棵梭梭，抗旱性并不一样，有的弱株枯萎得快，但它带有沙漠生物学的科研价值。把枯萎原因研究透彻，才能保证沙漠绿植旺盛生长。

绿染库布其。这一棵棵草木，这一片片绿洲，蓬勃着生机，孕育着希望。我相信，库布其的绿色一定会更加浓翠、更加葱茏、更加辽阔……

图①：库布其沙漠种树场景。  
图②：一望无际的光伏“蓝海”。  
图③：库布其沙漠里的穿沙公路。  
白富华摄影  
制图：汪哲平

# 石匠劳作的歌声

刘成章

天而起，又纷纷撒落下来，若天女散花般落了一地。

是他们，破开了石头，雕琢着石头。他们大都当过放羊娃。他们现在看见这些乱石，觉得每块石头都像绵羊，绵羊的耳朵好像还在动，绵羊好像还能发出咩咩的叫声。他们笑着摸了摸石头，要跟这些乱石作一次长长的对话，要让这些乱石为多彩的愿景添上最美的一笔。反正不管怎么看，他们都像一群艺术家。

自古以来，我们中国的建筑多是用木料作原料，亭台楼阁，秀气典雅。而在陕北，天旱少雨，木材稀缺，就因地制宜，砌筑粗犷的石窑、石墙、石路、石塔。除此之外，石头的物件举目皆是：石磨、石碾、石槽、石钵、石臼、石灶台、石凳、石桌；还有石头的艺术：石窟、画像石、摩崖石刻、石牌楼、石

狮子。缘于这些，在黄土高原上，成就了一批好石匠。

而现在，在眼前，是一片已被打成方形料石的世界。他们坐在石头上，每人一副铁锤和钢钎，进一步打凿石头。四近的草木，一滴露水也没有，全都昏昏欲睡。天上呢，无风，无云。烈日如火，炙烤着他们。

“咣咣咣”的声音震响在山谷，他们在打石头。

气出丹田，流转腕指，既用蛮力，又使巧劲，铁锤起落，石末四溅。料石上，该鏊的鏊掉，该留的留下，道道纹路，构成了美丽的图案。不知何时，歌声起，一人唱，众人应，无风，无云。烈日如火，炙烤着他们。那节奏就是打石头的节奏，严丝合缝。那是劳动之歌、旷野之歌。他们以歌声调节呼吸，调节情绪，消解疲劳，互相鼓舞。他们虽然性格各异，有的张扬，有的低

调，有的幽默，有的不苟言笑，但他们都很自信，他们的心理都有一片滚沸的激情，他们都在凝神笃志地打磨着石头。

在他们手下，石头在变化，石头在重生。他们的歌，是力量的张扬，也是信心的展示。

他们的歌，越唱越响。山川、大地、树林、草木也跟着律动。当他们唱到最动情最亢奋时，仰头向天，物我两忘。这时候再看看他们吧，他们目不视手，他们的眼睛好像只是在望天望云；他们动作纯熟，游刃有余，完全成了盲打盲敲，但手下却锤锤都准确无误。他们唱着打着，打着唱着，越唱越忘情，越打越迸发出生命的激情。

在铁锤和钢钎的伴奏下，在动听的歌声中，月亮升起来了，月光如水，泼了满地，也泼在石头上了。

甘肃甘谷的春天，是从一朵月季花开始的。那时，整个县城都氤氲在一片淡淡的花香中。

清晨，我闻着花香，沿着康庄路去上班。人行道上的两行槐树，像两条绿色的飘带，在春风中起伏；绿化带里的一树月季，排成整齐的方队，站在一棵棵冬青树之间，用灿烂的笑脸叫醒古城。淡淡的花香扑鼻而来，循着香味，我的目光被一朵红色的月季花所吸引。它热烈、优雅，美丽而不故作，大方而不轻浮，片片丝绸般细腻的花瓣在阳光下透明发亮。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，闪闪摇摇地飞过，将我的思绪拉向时光深处。

1990年，我刚来县城工作时，脚下这条路和前方不远处冀城广场，都还是一片片麦田和一户户农舍。我的老家在十余公里外，上班时，我骑一辆自行车，穿过一个个炊烟缭绕的村庄，穿过横跨在渭河上的大桥，再穿过这片麦田，就到了城里。城里只有一条街道，十分拥挤，没有斑马线，没有红绿灯，汽车、摩托、毛驴车、架子车、自行车、行人，一齐涌入街道；没有高楼，没有超市，沿路瓦房挨着瓦房，屋檐接着屋檐，街道两旁尽是伸帐搭棚做小生意的，蜂窝煤的青烟、煎油饼的油烟，一阵阵，一股股，飘向天空。站在任何一栋楼房上，几乎都能一眼望到郊区，望到碧绿的菜田和滚滚的渭河。下班无事，我就和同事上街转悠，常常不到半个小时就逛完了。街上除了商铺和行人，很难见到花草树木，更看不到月季花的摇曳。见多识广的同事说，咱们的小城真小啊！

然而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小县城在时代的浪潮中，一天天地长高了、长大了，而且有了老城区和新城区之分。老城区繁华熙攘，道路拓宽了，老旧楼房改造了，干净整洁，欣欣向荣；新城区高楼林立，绿树成荫，就像从老城区根部生长出来的一根根健壮枝条，蓬蓬勃勃。一座座大桥次第建成，成为连接新老城区的纽带。原来的沙沟大堤铺上了彩色的塑胶步道，像一条彩色的玉带，缠绕在县城的腰间。一条条新修的道路，一项项民生工程，铺展着现代、宜居的画卷。

无论新城区还是老城区，到处都栽满姹紫嫣红的月季。对于月季，我从小就喜欢。那时老家的院子里栽着两株红月季，春风吹来时，一簇簇花枝上长着小刺的花朵，红艳艳地盛开在院子里，像一簇簇火苗，甚是好客。红红火火的月季，寄托着父母对红红火火日子的向往。可我觉得月季花美则美矣，却太过平凡，缺了一点华贵气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对月季花的了解越来越多。月季花对土壤、气候要求不高，生性简朴，插枝可活，生命力极强，只需方寸之地，就能在贫瘠的土地上开出灿烂的花朵，而且四季不断，月月开花，正所谓“花开花落无间断，春来春去不相关”。原来，月季花美丽的外表下，还有如此可贵的品格！如今，家乡人正把甘谷打造成“月季之乡”，月季花成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“幸福之花”。

芬芳了这座城，不光有月季的花香，还有甘谷花椒和辣椒的椒香。

# 甘谷的花香

王琪

入伏以后，大片大片的花椒成熟了。明晃晃的太阳下，一粒粒花椒，像一盏盏小小的灯笼，温暖映照甘谷的山川大地，微风过处，椒香四溢。我所在的西城区，新建了一处大型花椒交易市场，每天都有椒农开着装满花椒的三轮车前来交易，生意十分火爆。那时节，城里城外都弥漫着一种浓郁的椒香，老乡的脸上也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秋风乍起时，辣椒红了。红艳艳的辣椒满山遍野，那饱含阳光、雨露和山野清风的香辣味萦绕在小城内外，久久不肯散去。不多日子，一串串的红辣椒就会悬挂在每家每户的房前、树上、屋檐下，像一副副红红的春联，贴满渭河岸边、南北两山，祝福幸福生活。甘谷是远近闻名的辣椒之乡，种植辣椒已有数百年历史。数百年的研磨与品味，数百年的守望与坚持，让辣椒与甘谷人在精神上互相成全，在性格上互相融合。一碗飘荡着“甘谷辣”的油泼辣子，不仅是一种舌尖上的美味，更是一缕悠悠的乡愁。

墨香，则是甘谷人心中最香、最美、最持久的一种味道。书香墨韵一年四季飘拂在甘谷的山水之间，县境内研习书法的人有数万人之多，许多人家都挂有中堂字画，藏有若干墨宝。2022年初冬，一个冬雪飘飘的日子，我和朋友提一罐自制的油泼辣子，去康庄路拜访德高望重的王老先生。王先生年过八旬，精神矍铄，耳聪目明，是当地妇孺皆知的书法家。当他听说朋友在当地融媒体中心工作，便铺开宣纸，饱蘸浓墨，缓缓写下了“美丽甘谷”四个大字，一边写一边说道：“我们甘谷变化这么大，又这么美，我愿意多写它。”老人语重心长，满脸慈祥。

临出门时，我突然闻到一股淡淡的花香，寻香望去，原来是老先生书案上的一盆月季花。三朵花亭亭玉立，花瓣半开半合，味淡而幽。霎时，一种融汇了花香、椒香、墨香的独特味道，荡漾在先生的书房内，继而飘散在古城的大街小巷。

我想，这种独特的味道，就是小城的味道、甘谷的味道。



# 大地